



【传忠书局刊刻】

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 著

李瀚章 编撰 李鸿章 校刊

[第二卷]

首卷·年谱·求阙斋日记类钞·家书

线装书局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文正公全集：全 12 册 / （清）曾国藩著；李瀚章
编撰. —北京：线装书局，2012.1

ISBN 978-7-5120-0454-2

I.①曾... II.①曾... ②李... III.①曾国藩（
1811～1872）—全集 IV.①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9875 号

曾文正公全集

作者：曾国藩

编撰：李瀚章

校刊：李鸿章

责任编辑：杜语高晓彬李津红

装帧设计：高欣彭彭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话：010-6404528364041012

网址：www.xzhbc.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1/16

印张：334.75

字数：6800 千字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ISBN 978-7-5120-0454-2

定价：680.00 元（全 12 册）

目 录

曾文正公文集	1
曾文正公文集 卷一	1
曾文正公文集 卷二	36
曾文正公文集 卷三	69
曾文正公文集 卷四	113
鸣原堂论文	156
序	156
后序	157
序目	158
鸣原堂论文 卷上	158
鸣原堂论文 卷下	186
求阙斋读书录	229
求阙斋读书录 卷一	229
求阙斋读书录 卷二	254
求阙斋读书录 卷三	275
求阙斋读书录 卷四	307
求阙斋读书录 卷五	343
求阙斋读书录 卷六	349
求阙斋读书录 卷七	368
求阙斋读书录 卷八	394
求阙斋读书录 卷九	424
求阙斋读书录 卷十	436
附：广韵	462

曾文正公文集

曾文正公文集 卷一

顺性命之理论

尝谓性不虚悬，丽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是故皇降之衷，有物斯以有则；圣贤之学，惟危惕以惟微。盖自乾坤奠定以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静专动直之妙，皆性命所弥纶；立地之道曰柔与刚，静翕动辟之机，悉性命所默运。是故其在人也。氤氲化醇，必无以解乎造物之吹嘘。真与精相凝，而性即寓于肢体之中。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以身之所具言，则有视听言动，即有肃又哲谋。其必以肃又哲谋为范者，性也；其所以主宰乎五事者，命也。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于顺焉而已矣。

请申论之，性，浑沦而难名，按之曰理。则仁、义、礼、智、德之赖乎扩充者，在吾心已有条不紊也。命于穆而不已，求之于理，则元、亨、利、贞、诚之贯乎通复者，在吾心且时出不穷也。有条不紊，则践形无亏，可以尽己性，即可以尽人物之性。此顺乎理者之率其自然也。时出不穷，则泛应曲当，有以立吾命，即有以立万物之命。此顺乎理者之还其本然也。彼夫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栝橈，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之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惝恍而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斯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知命之功也夫！

朱心垣先生五十六寿序

于余为兄弟行，结交最少，久而弥摯者，屈指无几人也，则有若朱嘯山富春。于余为父执，又早器余，余爱慕而不敢侮者，亦无几人也，则有若姻伯心垣先生。嘯山为先生冢嗣，其交余也，先生实令之也。先是先生与家严君同学，互相掖重，两家世好既笃，重之以婚姻，

故余知先生特详。前岁丙申，先生年五十，嘯山谋称觴，乞余以言侑爵。先生曰：“是何为者？传曰‘恒言不称老’。今吾方托堂上之荫，将不以礼处我乎？抑以谀词诬我乎？且古者下寿六十，今吾犹未也。”固请不获。又数年，嘯山举于乡，偕余北上，从容谓曰：“吾父所以固辞颂祷者，善则归亲，义不得专也。今吾欲丐子文，为寒门作家庆图，使吾父上有以承祖父母欢，下有以自娱，而即以为吾父寿，可乎？”余曰：“可。昔董召南隐居孝义，昌黎韩子为诗纪其事，姚氏三瑞堂世以孝称，东坡亦作诗美之。今君欲以娱重闱者娱其亲，是孝子等而上之之义也。贤哉！吾不能以诗寿先生，请陈君家天伦之乐，以娱先生之志。

“今夫科名宦达，岂以宠身，亦借为显扬之资也。先生以第一人补弟子员，再蹶场屋，遂弃举业，其天怀恬淡，视青紫不值一映耳。乃其督课子侄，则锐意进取，惟恐后时。讨论史事，旁及制艺书学，皆得窾郤而勛以法度。在先生，岂徒欲弋取时荣哉？不过欲博膝下之欢，使老人闻之曰：‘阿孙才，今试已列前茅矣；阿孙能，可以与贤书选矣。’因而鼓舞后进，怡然忘老。此其可娱者，一也。君家田园足以自给，先生周视原野物土之宜，稻粱之外，杂蒔嘉蔬。种秫二顷，获以酿酒，名曰延龄，杀鸡佐之。但以奉亲，不以劝客，有余则度置焉。门外方塘，广可百亩，旁置小艇，宜钓宜网。当春种鱼，秋则取之，以强半供甘旨，其他则请所与子姓醉饱，波及群下。其可娱者，又一也。君家早岁颇有外侮，自先生综家政，敬宗收族，袒免以下，一视同仁。闾里细民，强梗者锄之，不肖者劝之，贫无告者周恤之，竭力之所胜而不德焉。比来一境怙然。曩时箕舌之怨，雀角之争，皆以潜消，而高堂暮齿亦得晏安无患。其可娱者，又一也。抑闻之：夫妻好合，兄弟既翕，父母其顺矣。先生早占炊臼，续以鸾胶，不闻有遇虐后母之事，非刑于之道乎？方凤台先生之以计偕入都也，先生曰：‘予弟行役，不可以劳门闾之望。丈夫何惮万里哉！’乃杖策送弟北征，而卫以俱返，不贤而能之乎？迩年以来，弟侄能文者，先生为之延师课读；肆武者，为之料量鱼服竹闭之具，使之皆得成名。以故床第之

间秩如也，昆弟翼翼如也，寝门之内如也。此甚可娱者一也。又先生熟于形家之言，往为大母卜佳城，备极劳瘁，终乃永臧。今腰脚尚健，暇则陟层岭，披蒙茸，裹粮而从一奚。游览既审，归而告于堂上曰：‘某水某山，大人所经历也，有佳兆，当贵至彻侯。某宅某田，大人所钩弋之所也，居之后必昌。’因与指画形势，兼诵撼龙疑龙之经，而堂上亦倾听不倦，或佯诺之，微笑其幻渺。此亦可娱之一端也。夫天伦之乐，岂有形哉？日用优游之地，行之而不著，习矣而不察，道路传为盛谈，或油然兴感。而当境者行其心之所安，视为固有而不足怪。以先生之德之遇，凡所谓可以自娱，即以娱亲者，皆已自得之而自忘之。不知此中真乐，虽三公不足以易也。却老延年之道，有进于此乎？嘯山归述吾言，酌而祝焉可也。”嘯山拜曰：“善”。遂书以为之序。

田昆圃先生六十寿序

道光某年月，为我年伯昆圃先生六十初度。其嗣君敬堂同年，丐余以文为寿，且曰：“古者，称寿不必揽揆之辰；寿人以序，抑非古也。然震川归氏、望溪方氏尝为之，是或有道焉。”余曰：“然。寿序者犹昔之赠序云尔。赠言之义，粗者论事，精者明道，旌其所已能，而蘄其所未至。是故称人之善，而识小以遗巨，不明也；溢而饰之，不信也；述先德而过其实，是不以君子之道事其亲者也；为人友而不相勸以君子者，不忠也。今子所以寿亲者，于意云何？”敬堂曰：“吾父固好质言。凡生平庸行、众人所恒称道者，不足为君述。吾父早岁以课徒为业，迄今几四十年。尝曰：‘塾师卤莽塞责，误人子弟不浅，吾不敢也。’戊戌，雨三幸成进士，选庶常。吾父书来，戒以初登仕版，勿轻干人。”於戏！安得此有道之言乎？盖自秦氏燔群籍，教泽荡然。汉武帝始立《五经》于学宫，使诸生各崇本师，置博士，举明经，而圣言乃绝而复续。明太祖以制艺取士，并立程朱之义，使天下翕然尊尚，而圣贤之精蕴始照灼于幽明。二君者，盖见夫学校之不可复，故定为功令，使人以此为禄利之途，而阴以尊儒术而阐大义。由今言之，明圣遭于煨燼之余，而炳若日星，表宋儒之精理，使僻陋下

士皆得闻道者，不得不归功于二君。然使人人以诗书为干泽之具，援饰经术而荡弃廉耻者，又未始非二君有以启之也。今世之士，自束发受书，即以干禄为鹄，惴惴焉恐不媚悦于主司。得矣，又挟其术以钓誉而徼福。禄利无尽境，则干人无穷期。下以此求，上以此应。学者以此学，教者以此教，所从来久矣。百步之矢，视其所发，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振古君子多途，未有不自不干人始者也。小人亦多途，未有不自不干人始者也。今先生之诫子，首在不轻干人，则平日之立教，所谓不误人子弟者，概可知矣！出处取与之间，士大夫或置焉不讲。而乡里老师耆儒，往往以教其家，绳共门徒。吾父课徒山中，亦有年所，每诫小子，辄曰：“俭约者不求人。”与先生辞旨略同。而吾党郭君雨三，亦得父训以成名。当交相毖勉，力求所以自立者，以图无忝所生。不然，先生不欲误人子弟，而吾辈一离膝下，乃反自误其身。日偈月玩，委弃而不克自振，终且不免于干人也。吾言不足以重先生，而犹不敢谀词欺吾友。是或为先生之所许乎？敢以为长者寿。

朱玉声先生七十三寿序

天可补，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复追。其过如驷，其去如矢，虽有大智神勇，莫可谁何？夸父之追，鲁阳之挥戈，陶士行之惜阴，有以哉！有以哉！余与朱尧阶以道光十年论交于长沙，当时相见恨晚。曾几须臾，遂阅一终，一星终矣。前岁戊戌，余乞假旋里，值玉声先生七十诞辰，尧阶以寿亲之文见属。余忻然不辞，迁延未报。一诺三年，甚哉！光阴之迁流，如此其足畏也。人固可自暇逸哉？以余玩偈时日，有言不践，学问不加进，而尧阶不务显扬之实，徒欲以祝史徽言娱亲志，二者均非先生之所许也。何足以为先生寿？虽然，吾与尧阶交旧矣，不可不略抒固陋，表先生之暗修，以征其所以延龄之由，以卜将来无量之祐，以慰吾尧阶、以勸吾尧阶也。

盖先生则可谓不自暇逸者矣。先生少失怙，既冠又失恃。家故贫，破屋数椽，兄弟谋析产。先生以其稍完者付诸昆，而指其隙地一弓自予。去之贾，不数年，致千金，已而散去。又如是，又散去。屡裕屡绌，晏如也。先生有嫂，早寡，穷不能自存，乃为之谋生计，抚孤儿。

终节妇之世，无衣食虑。复出资为之表其节，闻于有司，与其大母并建总坊。尤慷慨好义，宗族中有不能自贍者，求之必给。有没不能终葬具者，周之必无缺礼。子侄有游惰无常职者，掖之培之，视其材，必俾有成。他如联族谱、建支祠、治祖塋、置祭产，凡事关本原之大者，经之营之，有废必举，有初必终。故其所以屡绌者，人皆知之，为其急公也，为其义也。其所以屡裕者，人或不知。《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先生之所为常致充盈，绰绰有余者，勤而已矣，不自暇逸而已矣。计自少壮以洎今日，拮据飘摇，几无虚日。今夫天恢恢大圆，终古磨旋，今夫山终古常峙，海终古常流，其盛大而生物不测，由其不贰。不贰故不息，不息故久。夫人也亦若是焉矣。守其朴者完其素，劳其力者贞而固。户枢不敝，磨铁不蚀，胥是道也。以先生之不自暇逸而得康强逢吉，又何疑乎？又何疑乎？

余与尧阶相友以心，相砭以道义。今尧阶幸得啜菽饮水，承欢膝下；而余一官匏系，既不能拾遗补阙，有丝毫裨益于时，又不能归侍晨昏，又不得奉板輿以迎养。余自是有羁旅之感矣。《风》有《陟岵》之章，《雅》有《四牡》之什，皆以行役在外，睠怀门闾。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愿吾尧阶佩块管，调滑甘，爱光阴如拱璧，舞彩服如婴儿。由是而后，先生乐孙曾之蕃昌，欣琴瑟之静好，耄耋期颐，怡然忘老。则尧阶庶不负读书之志，不忝于盛德大业耳。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时乎！时乎！事亲者可或忽乎！此所以勸尧阶、以慰尧阶，而即以为先生寿者尔。

吴君墓志铭

吾邑吴君荣楷，既以道光辛丑成进士，将之官浙江。乃手其先人状，请曰：“吾父母弃养十二年矣。窀穸之事，粗已安吉。尚未有以铭幽室，子其为我铭之。”固辞不获。

按状：先生姓吴氏，讳文深，字致远，湘乡人。曾祖文章、祖太若、父振世，皆以愿谨称。家故饶，振世公既老，携资客游常德，先生从之行。留明远翁家居。明远，先生兄也。常德去湘乡百余里。逾二年，而振世公卒。邻里无行者，利其有，率众闯然至丧次，叫嚣隳

突，杂以胥役。先生鸡斯徒跣，击胸如坏墙，号泣向众曰：“孤儿在此！环顾无功缙之戚，无密友、干仆。若辈不哀吾丧，而迫人于难，是可忍乎！且胥役何为者？孤儿请以泣血溅县官之庭矣。”众瞠视，各鸟兽散。乃部署丧事，从容扶柩归湘。时先生年十六岁也。既归，事母益谨。然家益落，遂与明远翁经营生计。惟母养特丰，他则皆从俭约。久之，复稍裕。吴氏自鼎革后，谱牒散佚，先生力为倡修。特征详核，数年而成。既又倡修家祠。明远翁捐基地数十亩。先生竭力締构。夫其拮据漂摇之际，旁午未遑，而能敬宗收族，先其大者，可谓知本矣。道光某年某月某日卒，年八十有四。葬某县某里某原。配宋孺人合葬焉。宋孺人少先生十余岁，既来归，尤耐艰劬。振世公之客常德，孺人不逮事也；逮事姑，曲意承欢，如恐失之。性好恤穷困，邻妇纺织无资，则罄所有给之。先是明远翁常外出，有子名荣林者，绝颖异。先生择师督读，视犹己子，遂以成立，为名诸生。已而荣楷兄弟皆从之受业。孺人之视荣林也，不以为侄也，以为师也。邑人咸谓先生之教子，孺人实赞之云。某年月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一。子二人：长荣楠，邑庠生，次即荣楷。孙光煦，邑庠生；次某，次某。女孙七人。

铭曰：少而御侮豪强伏，长而克家宗族睦，耄而韬光讷且朴。讷乎？朴乎？黑而雌者福乎？斧之、藻之、舟之，舟之，夫子之协，琴瑟以将之。宰树青青，有桐有梓。我铭诸石，以妥泉官，以昌其孙子。

彭母曾孺人墓志铭

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惟家亦然。当某隆时，不劳而坐获，及其替也，忧危拮据而无少补救，类非人所为者。昔我少时，乡里家给而人足。农有余粟，士世其业，富者好施与，亲戚存问，岁时馈遗缀属。自余远游以来，每归故里，气象一变，田宅易主，生计各蹙，任恤之风日薄。呜呼！此岂一乡一邑之故哉！王姑彭孺人，吾祖之伯姊。其冢妇，又吾姑也。两世之好，视他戚尤厚已。王姑之未嫁也，事吾曾祖王父母，以孝闻。既适彭宜仁先生，相夫敬克厥爱，无片言稍忤。自吾成童以后，王姑已五十余，其堂上舅姑八十有奇矣。

每见王姑奉甘旨，未尝不洁；议酒食，未尝不豫，大而课读劝农，未尝不营虑；小而厠腴洒扫，未尝不躬亲也。盖余所见贤母，无如王姑勤者。早岁物产殷饶，内奉菲薄，外图丰洁。比年以来，稍稍歉绌矣。己亥秋，余将入都供职，走辞王姑。视其庭除，气象不侔。悯其愈勤，又惊其衰，为之泣。王姑亦泣。盖心知其不可复见，而哽咽不能言也。竟以次年春卒。岂不悲哉！

王姑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十一月十七日。卒于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二十三日，寿七十有七。葬湘乡二十四都西坤山阳，首辛趾乙。子三人：长庆龄，予姑夫也，先孺人二年卒，次庆吉，次庆也，好学能文。孙六人：毓耒、毓楷、毓橘、毓椿、毓杖、毓麓；女一，孙女一人。铭曰：

懿我王姑，既庄以嫿。佩管舟觿，德容棣棣。勖哉夫子！俪光侔鸿。五十余载，无遂有终。曷瘁厥躬，言育我鞠。无耻我壘，实繁旨蓄。离离令问，匪迹伊遥。貽泽之荫，何幽不乔。南山翠，宰树青青。弗騫弗拜，万代千龄。

余安人墓志铭

攸县余世校客京师五年，闻母讣，将奔丧。以铭墓之文来请，且曰：“世校生不能侍槃匱，歿不能视含殓，是罪人也。先生幸次吾母淑行，以光幽室。”

按状：安人姓谭氏，衡山举人昌明之孙，广西巡检禹门之女。七岁丧母，事继母以孝闻。适攸别驾余君君山，禄顺衷和，翼翼如也。久之，别驾君之汉阳分府任，以家事囑安人。时堂上舅已弃养，姑老矣，诸子弱小不识事。安人谋初毖终，巨细必躬，祭必虔奉，免薨必时。委诸子于学，朝而蠲礼师，夕而课男旋课女。课毕而纺绩，而经营钱布。如是者十余年，而精力衰矣。道光辛丑某月某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县某里某原。子四人：长世柄，次即世校，廩贡生；次世芳，次生春，县学生。女一，孙九人，某某。世校之入都也，安人拊其背而诫之曰：“去，去！强饭，乡里齷齪，终不得进取。京师文物殷鳞，贤士大夫绎绎如繁星。汝往，勖哉！名

自可致，学可染人。道德有轨途可循，而青紫可拾也。往矣，勿吾念。”今世校虽不得爵位，而业日进，声闻日敷，谓非安人之教哉！呜呼！可谓知其大者已！是宜铭。铭曰：

维车有辅员于辐，维矢有房利于镞。维壹有贤，维家之福。光光别驾，亦载其贄。悵悵硕人，既诒斯肆。虽则诒肆，无仪以无蹶。无蹶于山，日巢于颠。口卒瘁兮手复胼，凤之雏兮谷之迁。不得反哺兮涕涟涟，铭幽表淑兮千万年。石不烂，山不蹇。

烹阿封即墨论

夫人君者，不能遍知天下事，则不能不委任贤大夫。大夫之贤否，又不能遍知，则不能不信诸左右。然而左右之所誉，或未必遂为荇臣，左右之所毁，或未必遂非良吏。是则耳目不可寄于人，予夺尤须操于上也。

昔者，齐威王尝因左右之言而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矣。其事可略而论也。自古庸臣在位，其才莅事则不足，固宠则有余。《易》讥覆，《诗》赧鸛梁，言不称也。彼既自惭素餐，而又重以贪鄙，则不得不媚事君之左右。左右亦乐其附己也，而从而誉之。誉之日久，君心亦移，而位日固，而政日非。己则自矜，人必效尤。此阿大夫之所为可烹者也。若夫贤臣在职，往往有介介之节，无赫赫之名，不立异以徇物，不违道以干时。招之而不来，麾之而不去。在君侧者，虽欲极誉之而有所不得。其或不合，则不免毁之。毁之而听，甚者削黜，轻者督责，于贤臣无损也。其不听，君之明也，社稷之福也，于贤臣无益也。然而贤臣之因毁而罢者，常也。贤臣之必不阿事左右以求取容者，又常也。此即墨大夫之所为可封者也。

夫惟圣人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固不废左右之言而昧兼听之聪，亦不尽信左右之言而失独照之明。夫是以刑赏悉归于忠厚，而用舍一本于公明也夫。

王翰城刺史五十寿序

古无生日之礼。《颜氏家训》称：“江南风俗，是日有供顿声乐。”盖此礼始于齐梁之间，后世自贵逮贱，无不崇饰；开筵称寿，习以为

典。癸卯夏，王君翰城将出牧冀宁，即于是秋五十寿辰，同人或谋祝之。翰城曰：“非古也。”其友人曾国藩亦曰：“非古也。”虽然，子将别矣，不可无以赠子。

盖古者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服政云者，为大夫以长人布政得自专也。古者建官无冗，立法无繁，故任人靡不专，而事靡不理。后世天下之事萃于六曹，六曹之属无虑千计。法令日密，吏胥便之。每事至吏，以意讨例，官则睨吏意以行。吏颐使，则官可之；吏目止，则官否之；属官所左，卿长亦左之。事无定见，惟众之随。故近日服官得专政者，内惟枢府，外惟牧令。枢府数人，或意见各歧，则得专者尤莫如牧令也。牧令朝行一政，朝及于民。福民，则我实福之也；殃民，则我实殃之也。然牧令或不贤，往往不自为政。上则伺大府之喜怒，下则时胥徒之向背，虽欲自专而有所不能。翰城读书四十余年，今以服政之日，为天子之刺史，吾知其能自专矣。夫为刺史而得自专，而不为大府与胥徒钳制者，岂徒然哉？其殆必有所以矣。翰城勉乎哉！他日闻有供顿声乐，跻堂而称寿者，必天子所付托刺史之百姓也。子行矣！吾以是赠，即以为祝焉。

陈岱云妻易安人墓志铭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陈君岱云丧其配易安人，则大戚，哀溢于礼。已而谓国藩曰：“予知吾之哀乎？吾祖自康熙间由茶陵徙长沙，六世百余年，今其存者五人。吾门祚之衰可知也！吾父之没，至今十六年，而死亡相继，凡十三役。吾母之不能一日以欢可知也。吾妻从宦五年，既没而敛，求相衣无一完者，吾之贫可知也。人之居此世者谓何？吾欲不过哀，得乎？”则又曰：“吾妻之贤，子宜有所知，请为铭。”余曰：“然。固知之。”

盖安人卒之前一岁，陈君尝大病。余朝夕存问，备得安人侍疾状。他日，又得陈君所述，以是颇详。陈君之病凡三阅月矣，安人单忧极瘁，衣不解带者四十余日，凡可以自致者，无弗致也。久之，则祷于室神，求促其身之龄以益夫寿。犹不应。六月丙戌，乃割臂和药以进。当是时，安人之母弟易光蕙及陈君之友三数人者皆在，惶愕不知所为。

国藩则仰天叹曰：“陈氏累世赖以不坠者，独此人耳，而有他乎？”然已无可奈何。明日疾乍平，则皆讶。光蕙觐安人衣袖血迹，稍廉得之，不敢以询。又数日，疾渐瘳，乃询之。安人曰：“其有之，此不幸事耳，勿复言，伤病者心也。”道微俗薄，举世方尚中庸之说，闻激烈之行，则訾其过中，或以罔济尼之。其果不济，则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岂必一一求有济哉？势穷计迫，义不反顾，效死而已矣。其济，天也；不济，于吾心无憾焉耳。安人本醴陵人，居长沙，处士昌纲之孙，岁贡生履元之子，以孝谨特为父母所爱。生二十二岁矣，而难其适。有王秀才者，自负知人，谓岁贡君曰：“茶陵陈某，神仙人也。即择婿，不可失。此子今贫，不能衣食，数年后，当为达官。不者，且抉吾目也。”是时，陈君之元配没二年矣。既归陈，不逮事舅，以事其父者敬姑，而以事其母者致爱焉。以是得姑欢。凡修所职，皆衷于大体，无巨细必慤。《诗》曰：“何有何无，黽勉求之。”兹可谓贤矣。况有至行足感神明者哉？

安人生于嘉庆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一。生子男二人：长远谟；次远济，生四十日而安人卒。女一人。将以某年某月某日归葬于某县某乡某原。余既重其请，乃先期铭之。以激懦者，亦少塞陈君之悲。陈君名源究，今为翰林院编修，纂修国史也。铭曰：

民各有天惟所治，煮我以生托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义擎天譬广厦，其柱苟颓无完瓦。自今无以身代者，有一于此双盖寡。忧劳积剧焉可支？天之所陨非人尸。跼修渊短谁敢訾？铭兹大节贞厥垂，有他淑行以类推。

五箴 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痰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祿，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俨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钞朱子小学书后

右《小学》三卷，世传朱子辑。观朱子癸卯与刘子澄书，则是编子澄所詮次也。其义例不无可訾，然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差具于是。

盖先王之治人，尤重于品节。其自能言以后，凡夫洒扫、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规矩方圆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剂其血气，则礼乐之器盖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学，乃进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习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扩焉，故达也。班固《艺文志》所载小学类，皆训诂文字之书。后代史氏，率仍其义。幼仪之繁，阙焉不讲。三代以下，舍占

毕之外，乃别无所谓学，则训诂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则训诂文字者，亦犹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绘事后素。”不其然哉？余故录此编于进德门之首，使昆弟子姓知幼仪之为重。而所谓训诂文字，别录之居业门中。童子知识未梏，言有刑，动有法，而蹈非彝者鲜矣。

是编旧分内外，内编尚有《稽古》一卷，外编《嘉言》、《善行》二卷，采掇颇浅近，亦不录云。

书归震川文集后

近世缀文之士，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之。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伦也。盖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毁誉于人，非特好直也。内之无以立诚，外之不足以信，后世君子耻焉。

自周《诗》有《崧高》、《烝民》诸篇，汉有“河梁”之咏。沿及六朝，饯别之诗，动累卷帙。于是有为之序者。昌黎韩氏为此体特繁，至或无诗而徒有序，骈拇枝指，于义为已侈矣。熙甫则不必饯别而赠人以序。有所谓贺序者，谢序者，寿序者。此何说也？又彼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匮者，苟裁之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于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日海涛者也。神乎？味乎？徒词费耳。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不可谓不智已。人能宏道，无如命何！借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

祭汤海秋文

赫赫汤君，倏焉已陈。一呷之药，殛我天民。岂不有命！药则何罪？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载，君贡京朝。狂名一鼓，万口嚣嚣。春官名揭，如纛斯标。奇文骤布，句磬字梟。群儿苦诵，自暝达朝。上公好士，维汪与曹。大风嘘口，吹女羽毛。舐笔枢府，有铍如刀。侪辈力逐，一虎众獠。曹司一终，稍迁御史。一鸣惊天，堕落泥

滓。坎坎郎官，复归其始。群雀款门，昨量之市。穷鬼喷沫，婢叹奴耻。维君不羞，复乃不求。天脱桎梏，放此诗囚。伐肝荡肺，与命为仇。披发四顾，有棘在喉。匪屈匪阮，畴可与投？忽焉狂走，东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时淮海，战鼓殷酣。犹夷所躅，肉阜血潭。出入贼中，百忧内慙。寅岁还朝，左抱娇娥。示我百篇，儿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洒余哦。忽瞠两眸，曰余乃颇。沥胆相要，斧门掎锁。嗟余不媚；动与时左。非君谬寻，谁云逮我？王城海大，尘雾滔滔。惟余谐子，有隙辄遭。联车酒肆，袒肩载号。煮鱼大噉，宇内两饕。授我《浮邱》，九十其训。韩悍庄夸，孙卿之酝。麤义斗文，百合逾奋。俯视符充，其言犹粪。我时讥评，君曾不愠。我行西川，来归君迓。一语不能，君乃狂骂。我实无辜，讎敢相下？骨肉寇仇，朋游所讶。见豕负途，或张之弧。群疑之积，众瘡生肤。君不能释，我不肯输。一日参商，万古长诀。吾实负心，其又何说？凡今之人，善调其舌，君则不然，喙刚如铁。锋棱所值，人谁女容？直者弃好，巧者兴戎。昔余痛谏，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伤心往事，泪堕如糜。以君毅魄，岂曰无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酌子一滴，庶攄我悲！

召海

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离次。其在于人，言有尤，行有悔，虽圣者不免。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人；改过伯于人者，贤亦伯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终焉而已。

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习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谏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挹，进有旌，其相率而上达也，奚御焉？习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非而面谀，戚之则依阿苟同，惮于以正伤恩。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

不肖也。

吾之友有某君者，毖余曰：“子与某相好不终，是子之失德。子盍慎诸？”又有某君毖余曰：“闻子之试于有司，则尝以私干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闻之，若不逊于吾志。徐而绎之，彼无求而进逆耳之言，诚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过，其大者视此或倍蓰，而其多或不可枚数。二子者，盖举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与为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于大戾，而僚友无出片言相质确者。而其人自视恬然，可幸无过。且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曰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过而因护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蹈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已！为人友而隐忍和同，长人之恶，是又谐臣媚子之亚也。《书》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余故笔之于册以备观省，且示吾友能为逆心之言者。

王荫之之母寿序

寿序，非古也。明归太仆数鄙之而数为之。以为昆山之俗，张此尤盛。闾巷之上，狃于习而不求其说。立言者虽知其事微薄，而不忍拒孝养者之请，牵率以从事，宜也。当是时，吾同年王君荫之以其母王太安人之寿，属予为序云。

荫之知言者也，不宜循世俗故事以娱其亲。仲尼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积习染人，甚于丹青久矣。虽为父母者，亦皆以生日为庆，以文字道其生平为祥。人子因而顺之，不亦可夫？先是赠君琴雅先生之弃养，荫之与其仲氏皆未冠，季尚毁齿耳。内而粥零杂，外而官租私逋，皆太安人推画之。赠君以诺名。乡里宿负，故无券主者，以是弛责。太安人曰：“夫子信者也，是固然无疑。”立货别业尽偿之。赠君疾革，命曰：“虽饥寒，毋令吾儿废学。”家故微也，又岁经水潦，益流落。太安人力支之，卒不令诸子迁业。初服舅姑之服，继服夫之服，哀毁至矣，皆节以礼。丧女子者四，丧子妇者五，悲伤之余，亦以礼裁之。盖荫之为余述者如此。《易》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方赠君顾命谆谆，岂必后嗣果自成立。今荫之通籍，为天子近臣，文章尔雅，率诸弟子姓为醇朴之学，所谓代终非